

编者按：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杀的消息自 93 年 10 月报道至今，在国内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舆论界对其人其事的是非评价莫衷一是。本刊编辑部也收到众多来稿，纷纷对此发表见解。顾城已然随风而逝，但他留给人们去思索的东西太多。对于其人其诗其文学，我们不想简单地作出是与否的判定。本期特选发两篇来稿，也是对顾城之为人为文的一种认识。

我所理解的顾城和他的文学

□ 麦 可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诗人的顾城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表现是不那么光彩的，是远离诗歌的一种纯病态行为。所以，顾城的死不能算是他精神上的涅槃和殉诗，而只是一个杀人者带着幻灭和忏悔之情的自戕。既非“天才”的殒落，亦非“童话”的破灭。

今天，当我再次提及这个曾令我再三品味过、甚至是崇拜过的名字时，我内心的感觉非常复杂。顾城的死是不能与海子、方向、戈麦这些诗人的死同日而语的。后者的行为是为了实践一种大诗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海子的死才提升了我们对于“诗歌精神”和“诗歌语言”的关注与理解，相对而言，顾城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中国谈诗，无论于世界影响还是诗艺精湛，首推艾青该是不成问题的，而作为“朦胧诗人”（已经烟消云散）的顾城，恐怕还差了一些。从人格力量上讲，顾城也是一个不值得效仿和宣讲的典型。一种隔绝于现实、沉迷于虚幻、有着严重的心理障碍的人是不完整的人。这种非健康状态的心理迅速膨胀，就不仅仅影响他的生存状态与手段，而更接地渗入了他心灵的笔录——文学作品中。所以，顾城的终点是带有预见性的。

当然，顾城人生的悲剧不足以掩盖其成就

的光辉。因诗废人，或因人废诗，都是不足取的。诗跟诗人，毕竟是两码事。在诗歌史上，作为一位曾经出现过的优秀诗人，顾城理应占有重要一席。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以为，把 1987 年顾城离国作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是恰当的。作为诗人，其作品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哲学。当这二者都发生了重要转折时，其作品也必然会发生转折。这种转折通常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在题材、技巧和诗歌精神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质变，脱胎换骨而后新生。这种转折，带给诗人的是更加扎实的人生阅历，更加清醒的诗歌认知，更加完美的诗歌技巧。而另一种是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其结果不仅在诗歌创作上达不到质变和飞跃，反而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顾城恰恰是一个范例。

朦胧诗鼎盛时期的顾城的作品，我认为优秀之作居多，有些还堪称经典、精品和传世佳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早慧的诗人，青年顾城是有着其独特诗歌意识和技巧把握能力的。例如《生命幻想曲》、《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穷有一个凉凉的鼻尖》、《弧线》、《远和近》等等。其中《不要说

了,我不会屈服》和《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是最接近“今天派”早期风格的代表作。顾城之所以会被认为是朦胧诗的重要代表,原因大概就在于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北岛、舒婷、杨炼、江河等人的诗的氛围和语言环境。其诗的氛围是向内的,注重心理感觉的瞬时把握,反映的是人生和爱情的大众哲理在诗人内心世界的个性折射;其诗的语言环境是童话式的,浅显、简单之中又透出一种机智、深沉和宁静。由此可见,早期的诗人顾城是一个率真而又任性,单纯而又深刻的社会洞察者,这与他早年辗转艰辛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不愿意把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就采用了给别人讲故事、说童话的方式。顾城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便是他的浓重的童话意境的渲染。顾城后来在一篇题为《从自我到自然》的演讲中这样陈述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给他的启示:“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最后哑孩子找到了他的声音,却穿上了蟋蟀的衣裳,变成了昆虫。这给我很大的启发,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变化一下,哪怕变成一只昆虫。我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顾城的内心世界便是一个充满了大自然的光和影的纯而又纯的童话世界。我想,正是长期的投入的对“童话世界”的向往,使顾城的诗歌明显打上了与时代和社会相隔离的审美烙印,为我们提供了心灵自由放飞的新天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顾城其内心世界不啻就是一个纯净、明朗的大自然,在他的诗中到处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与北岛、舒婷相同的是,顾城也写下了大量有关个人坎坷经历和深入反思“文革”的作品。然而,在顾城的笔下,我们看不到那种直露的愤懑、忧郁、压抑和反抗的呼叫。他的心绪被那些精巧而又疏淡、恬静而又深远的诗的语言所构造出的意境掩盖住了。他借助于远古的武士、浮雕、银币、星星、紫云英、雨等意象来重现他全部的内心世界和对这个世界、对历史和人生的理解与阐释。在顾城的诗中,我们看到诗人找到了适合他自己的抒情方式,即童话意境,把自然还原为一个真、纯、美的自然,这是他内心的理想与梦幻之国。

顾城的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意象的准确把握与抒发,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些富

有独特个性的诗句。硬币,是顾城的诗中常常出现的意象。在《弧线》中,他写道“少年去,拾起/一枚分币”,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久已不唱的童歌《一分钱》,让我回想起一段美好而又明丽的童年经历。在《硬币中的女王》中,他写道“她被一个小小的咒语所禁锢/一个数字般卷曲的舌头”,这里所表露出的是一种美好形象的破灭感和失落感,是一种无言的悲伤和无泪的叹息。在《生日》中,他写道“我不要钱/不要那些不会发芽的分币/我只要装满小小的花籽/我要知道她们的生日”,这里的“分币”是与“花籽”相对应的参照物,花籽代表了美好、善良、弱小和坚贞,而分币则无疑是一种反类比的代表:冷酷、无情、投机者的凶险和摧毁一切的强大势力。硬币有两面,顾城似乎是偏爱有图案的一面,而厌憎那些标识的数字,因为图案能够带来美感,而数字则表示出了它冷酷的本质和赤裸裸的买卖交易。在诗中,作为商品流通中介的硬币被加以了艺术的变形与引伸。这也体现出了诗人敏感的艺术思维与灵活的艺术再创造的高超技巧与能力。除了硬币,顾城为我们提供的弧线、钥匙、墙、云等意象,也是颇耐玩味与鉴赏的。而其重要代表作《一代人》,甚至可以与意象派的开山鼻祖、20世纪诗歌大师庞德的《地铁车站》相媲美。

顾城早期诗歌中独特的美学倾向和艺术探索,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称赞与声誉。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的顾城的真实存在状态。诗、诗人、本人并不是一回事。然而,我相信,顾城一直生活在他的诗中,而他的诗正是他个人生活与思想走向的真实写照。如果说顾城诗是一种童话氛围很重的艺术空间,那么顾城本人就是生活在这种艺术空间里的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任性的孩子,他的诗与他本人融为了一体。这种作品与作者的完美合一的艺术实践方式,有达到辉煌成功的可能,但也潜伏着危机。可以说,是艺术造就了诗人顾城,同时又是艺术所营造出的幻境毁灭了诗人顾城。

1987年,顾城离国出走,他的动因是什么我无从知晓,但我相信一点,那就是他的行为仍是在一种稚气的冲动和盲目的固执驱使下进行的。我曾在《文学报》读到过王安忆的一篇散文,详细介绍了顾城离国前夕和在国外的生活种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谢烨怎么会担任

性的顾城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呢。在顾城的一切举措面前,谢烨的善良只能让我感到哀伤。

1987年后,顾城的诗歌不但在文本意义上无法超越此前的作品,而且在语言的运作上偏于炫技和晦涩。这时期读到的顾城的诗,更接近于真正的童话寓言,与早期那些带有沉重的社会背景和个人思想痛苦的作品相比较,这些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虽然从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在进行着种种努力,试图把握住诗的语言的跃动和气质的嬗变,但也只是让人看到了这种努力而已。传达给读者的恰恰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隐逸之士的闲适心情。顾城不屑于与这个迅速变化、充满了纷争和金钱意识的社会辩解,因而他采用了退隐的方式。但是,一个诗人的本性又使他无法彻底地与这个社会决裂。他的诗中,这种两难的矛盾心理时有呈现。读他同一时期的诗作,我很难把这些时而轻浅、时而深远的不同意境的作品判给同一个作者。而顾城后期的诗给我的印象则是自言自语之作太多了,关注外界的作品太少了,很难再引起大众的共鸣。我知道顾城写过一首题为《城》的长诗,但没有读到,也不敢妄评。我只能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说出我的真实感受:激流岛上的隐士顾城不如北京城里的少年顾城可爱。尽管我并不希望如此。

《英儿》是怎样一部书?“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仅不想建功立业,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相互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幻灭。”这是顾城为自己的长篇小说《英儿》所写的简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部长篇更接近于诗歌和散文。它是由一些零散的片断和书信组成的。从当前评判小说的标准看倒不失为一部有研讨价

值的先锋小说。诗性的语言和情境,大幅度的时空跳跃,缜密颤动的内心独白,这一切都足以使一个不明真相的读者爱不释手。我从中读到的主人公顾城,和我所知道的顾城还是比较接近的,我相信,也与生活中真实的顾城很接近。关于这篇小说,我尚不能作进一步的读解,那是因为我总在试图以一个诗人敏感的心灵去接近另一个诗人的心灵。用更明朗的说法,是我把阅读作品当成了阅读顾城这个人。事实上,《英儿》更适宜作一部自传或者心灵史来看。

《英儿》中有一句话很令人思量:“G在B城永远做出一付思乡的样子,不是思念他那个据说有千年文化的古国,而是思念他那个住了五年的小岛。”这是“引子”中的一个很短的段落,作为一条引导读者进入小说阅读状态的指南,我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它告诉我的是,作为诗人的顾城从观念上已经漠视了他的根的所在。这是很危险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的看法,即顾城后期诗歌中的生活淡化倾向是和他的离国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还是那句话:我不能想象一个远离自己生存的母语环境的人能用自己的母语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顾城自己的诗句。可当他处身于一群蓝眼睛、灰眼睛的包围中时,是否还能用自己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去找到那份光明呢?曾经影响了无数中国青年读者的优秀诗人,自己却走到了留给人们的美好影像的反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极度的悲哀。

舒婷说:请不要再打扰他了。我想说:作为一个人的顾城已经从我们眼前永远地消失了,而作为一篇美丽的诗的顾城还将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这个世界不再需要诗歌为止。

安息吧,一切美好的和罪恶的,活着,就意味着奋斗和背叛。

背叛上帝你是一个无畏的斗士;而背叛人性,你将无可饶恕!

责任编辑 陈林